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克里姆林宫内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的有斯大林、叶若夫、亚果达及其助手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隆诺夫。会上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如何捏造托洛茨基的罪名。莫尔恰诺夫知道斯大林十分重视一切有关托洛茨基的材料，所以专门准备了一张示意图，直接地显示出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通过谁参加“恐怖阴谋”的。这张图上有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密如蛛网的线路，分别表示托洛茨基与苏联国内的阴谋头子的联系，同时还显示出哪些老党员已按要求作了诬陷托洛茨基的供诉。哪些还没开口。这张图看上去很有说服力，它把托洛茨基和苏联国内的阴谋头子牢牢地挂在一起。

斯大林听完这些侦讯人员的汇报之后，要求他们注意另一个事实，即还差一个能够供认自己是由托洛茨基派到苏联来进行恐怖活动的被告。莫尔恰诺夫告诉斯大林，说奥利别尔格已经在这种供认上签过字。而斯大林（他确实有理由为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自豪）却反驳说，奥利别尔格不是从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从他的儿子谢多夫那里接受任务的。这时，亚果达马上表示，重写奥利别尔格的供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他说，干脆让奥利别尔格这样供认：在动身到苏联之前，他与托洛茨基见过面，并亲自从他那里接受了有关恐怖活动的命令。对亚果达的提议，斯大林不满意。他说重写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一“解决不了问题”，最好是再增加两三个象奥利别尔格那样可靠的人。这些人应该出面证明自己是由托洛茨基派到苏联的。并且托洛茨基还亲自指示他们进行恐怖活动。

为了逢迎斯大林，莫尔恰诺夫声称他有两个秘密特务，其能力远远超过奥利别尔格，可以在法庭上把这个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不过，他们不是一般的特务。而是秘密政工局以前在德国共产党内安插的地下代表。他们现在干的工作是收集有关共产国际中央机关的情报；他们是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莫尔恰诺夫认为这两人是忠心耿耿的，很有纪律性的党员，建议将他们加入被告行列。斯大林表示同意。

可是亚果达对莫尔恰诺夫的提议却十分不高兴。没经过他亚果达的同意，莫尔恰诺夫怎么就敢擅自说出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的名字来呢？而且，莫尔恰诺夫的建议很不明智，因为这两个人是内务部派往共产国际的，其特务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有了他们，亚果达才能对共产国际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了如指掌。靠了他们两人的帮助，亚果达才有可能时常提醒斯大林注意外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危险派别和共产国际内外国代表们的各种不良意图，并以此向斯大林和政治局表示他的内务部很会搞情报。再说，要马上找人接替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个人对共产国际的底细一清二楚，他们在外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有很多朋友。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

把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塞进未来的审判中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他们这种严肃的人，不是那种可以任人摆布的走卒，很难唤他们到审判庭上演戏，何况又是扮演被告的角色！他们两人都是联共（布）党员，虽然为“机关”工作是非正式的，但历来都被看作是责任感很强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莫尔恰诺夫要牺牲他们二人这就违反了最起码的同志道德：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要自己的同事到刑事案中去扮演被告的事，这还是第一次。

然而，亚果达的不满纯粹是“柏拉图式”的，根本不能扭转事态的发展。莫尔恰诺夫的提议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因此，此事已不可挽回。过了不到一个月，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就被捕了。向他们宣告的是：党中央委员会十分信任他们，所以选他们出来充当假被告，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去体现党的意志。他俩毫无办法，只得满怀热情地接受了党和内务部的重任。我不知道，这种热情是否出于真心。但不表现出热情又是肯定不行的。

按其上司莫尔恰诺夫的指令，两人做了以下的供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他们分别在哥本哈根拜访过托洛茨基，并

从他那里接受了到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以反对斯大林的任务。

在审判时，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为协助起诉人演完这出早已排练好的丑剧，真是全力以赴。然而，他们虽是作为假被告而被送上法庭的，但没妨碍法庭对他们作出死刑判决，也没影响“机关”将他们同其它真正的被告人一起枪决。